

巴基斯坦为何成为美国与伊朗的“中间人”

主笔 赵恩霆

当特朗普的速战速决计划泡汤，当伊朗的反击行动坚定且持续，当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命门”遇阻，已持续一月有余的美以伊冲突，隐约闪现一丝谈判的曙光。

本次冲突爆发前，长期在美国与伊朗之间传话的是中东国家阿曼。今年前两个月，阿曼作为中间人，促成美伊之间举行了三轮间接谈判，一度有可能谈出结果。然而，战事爆发令阿曼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也使其在当前形势下无法继续在美伊之间促谈。

接过斡旋接力棒的是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其中巴基斯坦扮演了关键角色。土耳其、埃及均为中东地区大国，与冲突中的某一方都说得上话，且未受到战火影响，参与斡旋并不令人意外。但作为南亚地区大国的巴基斯坦，此番充当美伊之间的传话人，其介入中东局势值得关注。

在美国与伊朗之间展开穿梭外交，首要条件就是能获得美伊双方认可。这种认可绝不不仅是双边关系良好这么简单，而是在此基础上能够赢得美伊决策层的信任，与之说得上话。在这一过程中，巴基斯坦军方强人、陆军参谋长穆尼

尔发挥着关键作用。

首先，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迅速升温。去年5月印巴爆发冲突，穆尼尔作为巴军指挥官取得不俗战绩，击落多架印军战机，其中包括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机，他本人也因此晋升元师，成为巴基斯坦独立以来首位以现役陆军参谋长身份晋升元师的将领。

在那之后，穆尼尔在去年6月和8月两次访美：第一次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并共进工作午餐，原定一小时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第二次则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会谈，还出席了时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的退役仪式。

有报道称，近期穆尼尔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保持着联系，而后者据称是伊朗愿意与之对话的美方代表。此前，伊朗方面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进行间接谈判，由于谈判进程中遭美以军事打击，伊朗已拒绝再与此二人对话。

其次，巴基斯坦是仅次于伊朗的什叶派人口大国，两国间还拥有大约900公里长的边境线，伊朗国内政治社会稳定与否，直接关联巴基斯坦西南部地区的安全稳定，当地长期受到俾路支分离主义活动的困扰。

过去一个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外长达尔与中东国家领导人进行了30多次通话，其中与伊朗方面的通话至少有6次。比如，3月23日，夏巴兹和达尔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3月28日，夏巴兹与佩泽希齐扬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详细电话交谈。这表明围绕缓和局势，巴基斯坦与伊朗两国高层保持着密切沟通。

除了政治外交渠道，鉴于穆尼尔被爆在调停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或许巴基斯坦军方与当前在伊朗国内发挥主导作用的革命卫队方面也保持着联系。若如此，这意味着巴基斯坦居中传话会分别触达美伊两国的权力核心圈。

历史上，巴基斯坦就曾在美伊之间“穿针引线”。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伊断交，巴基斯坦驻美使馆长期代理伊朗在美国的外交利益。2019年9月，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布盖格炼油厂和胡赖斯油田遭无人机袭击，事后时任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曾在美国、沙特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

另外，巴基斯坦此番积极参与斡旋，还绕不开其与沙特于去年9月签署的一项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该协议是在加沙冲突影响外溢、以色列突袭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马斯目标背景下达成的，意味着沙巴两国之间拥有了类似集体安全的

协议，巴基斯坦也被认为会因此向沙特提供“核保护伞”。

如此一来，一旦沙特直接卷入当前中东战事，难免会将巴基斯坦“拉下水”，这是沙巴两国均不愿看到的。特别是对巴基斯坦来说，其与阿富汗的冲突刚有所降温，去年印巴冲突之后印度也对其虎视眈眈。

当前，美伊之间已经经由巴基斯坦进行着信息传递，但在战事持续且存在进一步升级的情况下，这一斡旋调解工作能否取得成果仍是未知数。特朗普日前的讲话透露出美国采取“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策略，而伊朗经此一役已对谈判失去信心，相比有限的信息传递，坚决反击仍是其基本立场。

更何况，以色列仍是这场冲突中的重要变量，即便美国真想谈，以色列也不会让谈判顺利进行。在对伊军事行动所要达成的目标上，如何限制伊朗核与导弹能力、是否继续推动伊朗政权更迭等重要问题上，美以之间的立场是存在差异的。

据报道，正是由于巴基斯坦向美国提议，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是可以对话的对象，才促使美国对以色列施压，将二人从刺杀名单中移除。接下来，美以之间如何勾兑协调，也将影响局势走向和巴基斯坦的调解效果。

自民党派系死灰复燃，内斗恶习难改

主笔 赵世峰

日本自民党早前赢得众议院选举后，此前因“黑金”丑闻而解散的党内派系又蠢蠢欲动，以各种形式死灰复燃。这种迹象应了当初在野党对自民党派系改为“政策集团”的批评：这就是表演。

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后，自民党出现派系复辟迹象，已解散的派系纷纷召集旧部举行聚会。日媒注意到，以原“安倍派”议员为核心的支持高市早苗的势力在党内活动日益活跃。高市的支持团体名为“高志会”，这些议员隔周轮流召开会议交换意见。

自民党内的一些团体纷纷“招兵买马”。据报道，强硬保守派团体“日本尊严和国家利益守护会”新近吸纳了30名议员，成员扩大到107人。“推进负责任积极财政”议员联盟也在选举后新吸收议员48人，成员包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阁僚，总人数突破120人。高市的身边人士称，有必要趁现在人气旺的时机扩大并巩固基本盘。有分析指出，眼下的形势掩盖了自民党内既有矛盾，一旦高市的政治声望下降，

自民党内斗的恶习就会重现，长期游离于派系之外的高市亟须笼络拥趸。

其实，裂痕已经出现。由于自民党在国会参议院席位不占优势，高市力推的2026年度预算案未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她由此抱怨参议院的自民党人行事不力，双方产生隔阂。此前自民党利用人数优势，不顾在野党反对，在众议院强行表决通过预算案，导致参议院自民党与国民民主党的背后交涉破裂。据报道，去年时任首相石破茂为通过预算案与在野党进行了约40个小时的集中审议，而高市此次只有4小时。

自民党内唯一未解散的派系“麻生派”也在积极扩大势力。该派系不久前在东京召开了众议院选举后的首次例会，有18名新人加入，派系成员增至60人。曾任“麻生派”事务总长的森英介在众议院选举后当选众议长。

去年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麻生太郎支持高市当选。选后麻生不仅出任自民党副总裁，其派系成员也获得党内四大要职中的干事长、总务会长。据共同社报道，麻生曾多次不客气地表示：“既然是我们

促成的内阁，就有责任将其培养壮大。”

然而，高市今年1月决定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时，并未事先与麻生协商，招致麻生方面不满。据说，选后高市还询问麻生是否愿意担任众议长。熟悉日本政坛规则的人都知道，该职位一般是日本资深政治家最后出任的荣誉职位，因此高市被指“要架空麻生”。“麻生派”希望通过壮大势力对高市一方形成牵制，有“麻生派”人士明确表示：“（高市）首相也许认为什么都能做到，但（“麻生派”）有60人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相关人士预测，拉拢争取国会议员的明争暗斗或将愈发激烈。

自民党派系“黑金”丑闻发酵后，为挽回民众信任，时任首相岸田文雄作出解散派系的决定，并推动以“政策集团”取而代之。2024年2月1日，自民党原最大派系“安倍派”宣告解散，至此自民党内六大派系中，除“麻生派”外全部解散。

历史上，自民党也曾因丑闻而信誓旦旦要解散派系，但最终不了了之。1989年“利库路特事件”曝光后，自民党制定《政治改革大纲》，要求党内高层和阁僚

脱离派系，并写明“解散派系”。然而，《政治改革大纲》最终成为一纸空文，解散派系的目标也沦为空谈。同样，如今所谓“政策集团”只是要求“金钱与机构”分离，其人事职能仍然存在，这就为派系改头换面死灰复燃留下了隐患。难怪立宪民主党前干事长冈田克也痛批，自民党的改革方案“非常不彻底，就是表演”。

2024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时，推荐高市早苗的议员（须达20人以上）在随后的众议院选举中，有7人最终落选。今年众议院选举中，有6人成功复出，原“安倍派”成员也有49人当选，是上一次选举的两倍多。这些都是高市势力的基本盘，也是其推动右翼政策的“加速器”。

大幅提高防卫费，修订“安保三文件”，推动修宪……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操作，引发日本社会有识之士的普遍担忧。连日来，不断有市民团体在东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3月25日的集会参与者达到2.4万人。与以往不同的是，大量年轻人出现在现场，还有带着孩子的家长，呼吁不能让日本变成“让孩子去参加战争的国家”。



水无形而有万形，水无物能容万物
请珍惜每一滴水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